

追着风跑的夏天

徐辉

在木木的小院 修习无为

刘川

男 三五人 / 女 三五人
云一大朵 雨丝
一万七千二百零一条
汇聚在木木的小院

在诗人笔下
这是文章的开头
而文章的内容
无

大家来的这里 要做的
就是
什么也不做
是的 无为

就像云
一大朵 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就像雨丝
我们各成为其中一条 悬于天地

至于文章的结尾 也只能
写在无里
在那一方叫做方丘的山野
在那一座与小院齐平的水库
我们能做的 就是把一切言辞和意义
都放下

方丘之上

章锦水

每夕读书 苏子美饮酒一斗，
汉书下酒显然好过花生。
方丘之上 我举头问晋，
一杯咖啡能否邀来众神？

方丘是一个方形的祭坛，
冥冥之中有神祇舞蹈。
在如此的山川与草木结庐，
胜过王维的辋川别业。

总觉得应该有诗大如金鼎，
盛得下我们奉祀的祭品。
众生之上 谁在主宰？
词穷之时 自己便是君王！

与刘川、樵隐、 星光在无为小院

朱林平

1
小院静卧方丘之下

几朵闲云轻挂
铜钱草上

2
雨 轻吻着小院的睫毛
蓝色星球 一滴透明的梦

3
碧水间
我们卸下疲倦
睡得柔软

4
山风徐徐
涧水西去

满天星星
提着我们沉默的影子

当听到第一声蝉鸣时 记忆里的
夏天便活了过来。

70后 的夏天 藏着最朴素的创意。
我们总爱举着纸糊的小风车追着
风跑 风里裹着转不停的童年。那时
候的快乐很轻 一张纸、一根棍 就支
起整个旷野的风。纸风车转啊转 转
出风里永不褪色的鲜亮。

也爱摘下新鲜的荷叶盖在头上，
叶心凹处正好兜住脑袋。阳光透过薄
脆的叶片 筛下细碎的绿影 小雨来
时 荷叶就成了最有趣致的小伞 水珠
在叶面上滚成亮晶晶的银球 一晃便
哗啦啦 坠成水帘。一群孩子顶着荷
叶在田埂上疯跑 笑声裹着荷香漫过
田埂、漫过雨丝 轻轻落在时光里。

70后 的夏天 莽撞里裹着少年
气。大桥是天然的跳水台 日头把桥
面烤得发烫 桥下河水泛着晃眼的
光。男孩子们扒着栏杆立下战书：谁
先跳谁是好汉！话音刚落 他们就学
着运动员的样子憋口气、弓起腰 扑
通 一声拍在水面上 后背火辣辣地
疼 探出头还嘴硬：这叫难度系数
3.0！

腥甜的河风里 笑骂声与落水声
撞在一起 那些年少的莽撞泡在河水
里 年复一年闪着光。

扒船 也是专属男孩子的夏日狂
欢。日头斜挂柳梢时 孩子们早像泥
鳅似的扎进河里。快看！白帆船冒着
黑烟驶来 船身切开水面搅起一串白
沫。他们立刻像逐浪的小鱼 扑腾着
游过去 手脚并用地扒住船舷 任由
船带着往前冲。两岸的柳、芦苇成了
模糊的绿

影 水流 哗哗 淌过胳膊 风裹着水汽
扑在脸上 凉丝丝地冲散了暑气。

70后 的夏天 藏着冰甜的期
待。村口蝉鸣正欢 树叶蔫蔫垂着时
，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穿透聒噪，
那是卖冰棍的自行车来了。攥着几
分硬币的孩子像被按了开关 光脚踩
过发烫的泥土路 转眼就把后座盖着
厚棉被的木箱围得密不透风。

卖冰棍的掀开棉被时 白气 呼
地涌出来 混着凉意扑在脸上。木箱
里的冰棍码得整齐 红豆的、绿豆的、
橘子味的 指尖触到冰凉的包装
纸 不等拆开就急着舔一口 甜丝丝
的凉意 嗖 地滑进喉咙 从舌尖凉到
心口 那叫一个爽。

70后 的夏天 藏着老辈传下的
避暑智慧。午后日头最烈时 我们
拖出长条凳 寻处有风的角落横躺
上去 搭在肚子上的蒲扇被风吹得轻
轻晃。醒来时嘴角沾着口水 那时
候的我们 没有空调 却有树荫、穿
堂风和蝉鸣织成的催眠曲。

晚上 大人把堂屋的木门卸下来，
架在屋前的水泥地上。孩子们脱了
鞋扑上去 大人摇着蒲扇挨过来。星
星一颗接一颗蹦出来 碎银子似的
撒满天 河风带着水草气拂过树叶
 悄悄卷走暑气。我们躺在门板上
数星星，一颗、两颗、三四颗 太
外婆轻摇蒲扇：那是北斗星 能指
路呢。睡意蒙胧中 太外婆的声音
轻得像云。

后半夜露水重了，回屋喽
大人的呼唤里 孩子们揉着惺忪睡
眼爬起来 梦里还飘着满天星子。

如今空调房里再没见过那样的星
光 可一想起那扇门板 风就带着凉
意裹着笑声漫过来 凉了心口暖了
岁月。

70后 的夏天 劳动里裹着甜。
暮色漫过河面时 我们挽着裤腿踩
进凉丝丝的河水 淤泥从趾缝冒
出来。眼睛盯着水底 手指在滑溜
的石面上一摸 就能捏起一串螺蛳
 壳上沾着青苔与细沙 它们总爱
凑着热闹扎堆儿。有个扎猛子的
 憋口气沉下去 冒头时手里攥着
一大把 水珠混着泥挂在脸上 豁
牙的笑里全是得意。回家剪了螺
蛳 粗瓷碗盛着姜蒜炒出的鲜香
 嗦螺蛳的瞬间 指缝里的河泥味
，比调料还鲜三分。

70后 的夏天 藏着滚烫的印
记。穿件红背心在日头下晒足几
小时 脱下来时 黝黑的后背上便
印出淡淡的背心影子 像枚勋章。
也记得光脚走过烫得能化塑料的
晒谷场 脚底板一跖一跖地挪 活
像铁板上的鹅掌，却偏要装作满
不在乎。

70后 的夏天 还有些猝不及防
的惊悚。在柳树下乘凉 被绿毛虫
蜇得一身包 挠一下就像触电般
钻心 有回夜里走路 脚踩上软绵
绵的东西 那玩意儿 呼 地弓起
身子窜出去 原是条蛇！我吓得
尖叫 蛇也吓得发出嘶嘶 的声
响 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
见蛇叫。

70后 夏天的快乐数不清 是
蝉鸣织成的网 是繁星缀满的幕
 是追着萤火虫跑的夜 是一身
泥泞、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带
着伤痕 却依然令人无比怀念的
夏天啊！



荷尖立羽 俞荣建 摄

蛟坑赋

江天楚子

天开玉境 地凿灵渊 浙中有境 名曰蛟坑。纵壑藏龙之渊藪 浮岚叠翠之云川。半壁寒梅吐雪 千竿劲竹含烟。青溪泻玉 泠泠漱石而鸣弦 紫气萦峦 袅袅沾衣以忘年。若夫烟霞作帐 泉石为邻 实乃人间避世之桃源也。

观其山川形胜 左倚梅坞 暗香浮动冰绡冷 右枕竹涛 碧浪翻空鹤影斜。一脉溪流如玉带 九重云岫似屏纱。春来桃李灼灼 夏至荷风翦翦 秋深霜叶流丹 冬静寒梅噙雪。四时景

异 万象皆成画 五觉境殊 六根尽涤尘嚣。

至若康养妙境 青砖黛瓦栖霞 曲径幽廊分翠。药圃晨沾甘露 茶寮暮煮松风。太极场中 鹤影随云舒卷 瑜珈台上 禅心共月澄明。鲈脍莼羹调鼎鼐 菊醪兰露润枯肠。更闻竹笛穿林 樵歌答和 时见银钩钓月 渔火摇星。

昔人谓武陵源杳 桃花坞遥 今观蛟坑胜概 始信大块文章原在人间烟火处。朝采薇蕨 夕枕溪声 非独彭祖

可期寿考 凡夫亦得驻颜。此间清气能医俗骨 流水可洗机心 诚所谓：何必瀛洲寻阆苑 此身已在永祥乡。赞曰：

梅魂竹魄铸仙胎，
云水襟怀自洞开。
一脉溪声清肺腑，
四围山色养灵台。
康衢遍植延龄草，
幽谷时飞益寿杯。
莫道武陵人迹绝，
且看鸾鹤日边来。